

“天才”阿西的三重门

他6岁登上《人民画报》封面，10岁代表作《猫》成邮票，考过美院，遇过车祸，如今泯然众人
钱记者在桂林对话曾经的天才画家谭文西，他对自己当年荣耀时刻的印象是“像耍猴的”

我觉得他就像个
小毕加索，他太神奇了！

本报特派记者 黄小星
文/摄 发自广西桂林

似乎没有什么人，比今年46岁的谭文西更早收到上天的礼物。5岁，他凭借《桂林山水》捧回国际儿童绘画比赛金奖；6岁，他登上《人民画报》封面，上一个得此殊荣的画家还是齐白石；10岁，中国邮政发行特种邮票，他的代表作《猫》入选。黄永玉、李可染、朱屺瞻等巨擘赞他“天趣大胆”，他桂林的家成为“景点”，中外宾客踏破门槛。

也似乎没有什么人，比他更能体会人生的无常。经历年少叛逆，他花了3年时间考上中央美术学院，却遭遇严重车祸，“左边身体全碎了”。

从被捧上神坛的“天才”，到跌入谷底的残疾人，如今，他是一个平凡、自食其力的美术教师。曾经的荣耀、喧哗与躁动，像一场梦一样地远去了。他面容和善、微微发福，如同大多数这个年纪的中年人一样，有美满家庭，也有生计之苦，围绕他的，终究是琐碎而现实的日常烟火。



如今的谭文西。

他的学校里没有自己的画

桂林的初夏缓慢而溽热。上周五晚，在飞快地“嗦”完一碗9元钱的全州醋血鸭米粉后，谭文西踱到教室。他左手揣进牛仔裤兜，从茂密榕树间漏下的路灯光斑里看过去，是个不怎么在意穿着、但神态惬意的中年人。盯着细看，才发现他左臂比右臂细一点——用进废退，长时间闲置的肌肉逐渐萎缩。拍照时，他微微把身体侧往一边。

他走得很快，偶尔，会有一两个路人对他的走路姿势侧目。我时常担心他踢到路边高低不平的石砖，他摆摆手，将我甩在后面。

这晚是加课，只有三个女生前来，还穿着校服，脸上汗涔涔的。谭文西敲敲一个女生的手指，“你拿笔的姿势不对，”他做示范，食指和拇指掐出一个和谐的角度；又走到一个女生身后，“你注意棱角的过渡，对比可以更明显。”他指点。

“她才来了几天，但天分挺不错，”他低声和我说。接着，他面向女生提高音量：“把耳机摘下来，专心一点！”

走廊弥漫南方初夏特有的潮湿味道，混合着颜料味、刚装修的地板、墙面和家具的味道。瓷砖渗出汗珠一样的水滴，人走过会留下水墨画一样的足印。他上楼，指点我看装饰画。一幅蓝色森林中的小屋，是他妹妹上大学时画的；几幅气势磅礴的桂林山水，出自他今年80岁的父亲谭峥嵘；一幅细细的花鸟工笔，鹅蛋脸的美人在大簇牡丹间浅笑，来自他的合伙人、这所位于桂林北站旁培训学校的校长。更多的是学生的作品，人像、石膏素描或是水彩。

“你的画呢？”我问。“我两年多没动过笔了，”他笑笑，仔细盯着画布上像礼花一样绽放的霉斑，“天太潮了。”

货真价实的“小天才”

1981年的德国马乐宝12色颜料干涸皲裂。在发黄的画册、宣纸和手稿中，谭峥嵘一眼就认出，这是英国艺术家大卫·霍克尼的馈赠。“你看，他多喜欢你，颜料盒用到一半都送给你，”谭峥嵘说。

“他没送幅画给我啊？”谭文西捉狭地冲一旁的妻子女儿笑笑。大卫·霍克尼的《艺术家肖像(Portrait of an Artist)》曾以8000万美元落锤，被誉为“在世最贵艺术家”。

此后，霍克尼又寄来几本素描纸，同样是个好牌子。谭峥嵘没给儿子阿西，自己留着用了一两张。

1981年，当受出版商邀约访华的大卫·霍克尼第一次见到阿西，“8岁的小朋友闷闷不乐，好像根本没有意识到客人的存在，面无表情。”当家长按照“规定动作”，让他给客人“表演”画画时，他盯着纸的神情，简直就是厌恶。

风景甲天下的桂林，曾一度格外寄托人们玫瑰色的幻想。不难想象，在恢复秩序重新开放的年代，一位横空出世的“神童”，将会受到怎样的礼遇。在谭峥嵘的讲述里，阿西的天才与所受到的追捧，颇有几分魔幻色彩：9岁那年，阿西离家出走，凭借两幅画登上北京去的列车；当年阿西的画展在世界各地掀起旋风，仅在新加坡，一个月里，阿西登上当地主流报纸21次，所有画作数日全部售罄。

“他用毛笔画的一群猫，好得令人瞠目。猫在画面上的分布、落笔的方方面面都很精彩。任何艺术家、任何喜欢画画的人要是见了都会惊讶。我觉得他就像个小毕加索，他太神奇了！”大卫·霍克尼后来在著作《中国日记》中记述，他拿出从西方带来的新奇画材，小男孩眼眉舒展，快乐起来，不知不觉抓住他的手。

大卫·霍克尼认定，这是个货真价实的“小天才”，“一定可以成为优秀的艺术家。”

“你知道他画的是什么呢？”阿西指着手机屏幕上大卫·霍克尼的一幅画问我。“这是山，这是漓江，江面有船，这个……好像是田野吧，里面有辆拖拉机？”画面上有个硕大的色彩斑斓的不明物体。

“不对，这是条毛毛虫，趴在栏杆上，”阿西搜索手机，找出对比图。那是桂林本地特有的品种，叫天蚕，有让人毛骨悚然的刺和亮丽，“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”阿西挺得意。

阿西对大卫·霍克尼毫无印象。回忆那些荣耀岁月，他只觉得自己像个“耍猴的”。荣耀的另一面是，因为活动繁多，他小学休学了一年，继而对学业丧失兴趣，应付初中文化课颇为吃力。谭峥嵘觉得，阿西骄傲了，飘了，这导致阿西青春期叛逆，并为此后的人生转折埋下危险伏笔。

“双输”的父子

阿西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，是这个月，微信公号“一分钟艺术”提到大卫·霍克尼访问阿西的往事。文章有种《伤仲永》的情绪，提到他如今“泯然众人”。

朋友把文章转给阿西，阿西留言：“我是阿西，还在桂林”，配上三个咧嘴笑的表情。这篇8000多阅读量的文章，却勾起不少人的记忆与情绪。有人遥遥相问：“阿西，你好吗？你的父亲与郎朗的父亲没有分别，手段都让孩子担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，目的都是让孩子不负天赋、傲视同侪。”

有人说，谭峥嵘扼杀了儿子的绘画天分和自由天性，这是中国式教育的悲哀。比如，谭峥嵘对阿西管束严格，每天让阿西和他妹妹画60幅小构图。

“我一个桂林美协主席，会不懂教育？”谭峥嵘的银发随着激动情绪弹跳。阿西还记得那些挨打，衣架或细竹枝烙在皮肉上的滋味，绳子捆绑得他又哭又跳，躲在床底，父亲拿着“武器”，高声叫着：“你再不出来，我就打死你！”

谭峥嵘拿郎朗举例，“他父亲对他狠不狠？！”据郎朗的自传，父亲郎国任在他一次排练晚归后情绪失控，拿一盒药性很强的抗生素，逼郎朗选择是吞药片，还是“跳楼！跳下去死！”

从结果来看，这是一对“双输”的父子。“我为了他，10年没画画，”谭峥嵘说，此前，他师从名家，笔下烟云淋漓尽致，被艺评者称为“文心笔致、蔚然可观”。

14岁，逐渐被遗忘的阿西得到一个机会，有商人有意资助他去英国就读知名艺术学院。阿西想也不想就拒绝了。

如同神话故事里剔骨还父的哪吒，他急于和过去的自己一刀两断，甚至没顾忌这对前程的毁灭。后来想来，那也许是上天最后抛出的橄榄枝。在他还是孩童时，偶然拾起草叶上闪闪发亮的露珠。他不知道，那是造物主遗漏在人间的天分。他因此得到众人的赞美与艳羡。不期然有一天，光环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就像从来没有眷顾过一样。



谭文西的代表作《猫》成了邮票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

浙江24小时APP

扫码看视频
报道。